

文学初步读物

# 火燒赤壁

罗貫中著

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



3 0475 5798 2

## 出版說明

我們出版這個『文學初步讀物』，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，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，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。

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：一、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；二、『五四』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（或長篇中的片斷）；三、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（或長篇中的片斷）；四、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。

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，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；都加了必要的註解（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，不再加註）；每種並附插圖數幅。

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部

文学初步讀物目錄（第一輯）

解珍解宝

施耐庵著

周鉄漢

徐光耀著

火烧赤壁

罗貫中著

血緣

刘白羽著

中國寓言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

一架彈花机

馬烽著

故鄉

魯迅著

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毛澤东的旗幟迎風飄揚

郭沫若著

科尔沁草原的人們

瑪拉沁夫著

春蚕

茅盾著

爐

魯琪著

鬥爭錢文貴

丁玲著

罗才打虎

李南力著

我們會見了彭德怀司令員

巴金著

趙小蘭

金劍著

小二黑結婚

趙樹理著

一車高粱米

王桂山、刘学智著

沙家店戰鬥

柳青著

战士快板詩

王太炎等著

857.46

482

1

(979-6)

## 作者介紹

三國演義，相傳為羅貫中所作。羅貫中，名本，貫中是他的字。大約是元明二代之間的人（約公元一三三〇年）。關於他的生平，現在知道的也很少。據文學史家考據，他寫過不少的劇本和小說。現今所流傳的列國志傳、隋唐志傳、五代史演義、三遂平妖傳、粉粧樓等，據說都是他寫的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三國志通俗演義，現在通稱三國演義。

567508

## 本書說明

火燒赤壁這段故事是從三國演義上節錄下來的。  
三國演義是我國偉大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，它描述了漢末魏、蜀、吳三國紛爭的情形。曹操、劉備、孫權各據一方，相爭了數十年，結果由晉統一了中國。火燒赤壁是一個重要的大戰役，當時劉備還未得勢，被曹操所襲擊，敗退到夏口。曹操又以得勝之軍進攻東吳，劉備遂與東吳聯合，在長江一帶擺開了戰場，由周瑜統領大軍與曹操對敵。這故事是由曹操下書給周瑜，瑜毀書斬使開始的。在這個戰役中，劉備、孫權得了全勝，並從此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。因為這故事是節錄的，沒有保留原來的回目。插圖是從石印本上選下來的。

## 火燒赤壁

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新使，大怒，便喚蔡瑁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。操自為後軍，催督戰船，到三江口。早見東吳船隻，蔽江而來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在船頭上大呼曰：『吾乃甘寧也！誰敢來與我決戰？』蔡瑁令弟蔡璉前進。兩船將近，甘寧拈弓搭箭，望蔡璉射來，應弦而倒。寧遂驅船大進，萬弩齊發。曹軍不能抵當。右邊蔣欽，左邊韓當，直衝入曹軍隊中。曹軍大半是青、徐之兵，素不習水戰，大江面上，戰船一擺，早立腳不住。甘寧等三路戰船，縱橫水面。周瑜又催船助戰。曹軍中箭着礮者，不計其數。從已時直殺到未時，周瑜雖得利，只恐寡不敵衆，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。曹軍敗回，操登旱寨，再整軍士，喚蔡瑁、張允責之曰：『東吳兵少，反為所敗，是汝等不用心耳！』蔡瑁曰：『荊州水軍，久不操練；青、徐之軍，又素不習水戰；故爾致敗。今當先立水寨，令青、徐軍在中，荊州軍在外，每日教習精熟，方可用之。』操曰：『汝既為水軍都督，可以便宜從事，何必

稟我？』於是張、蔡二人，自去訓練水軍。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，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，小船居於內，可通往來。至晚點上燈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紅。早寨三百餘里，煙火不絕。

却說周瑜得勝回寨，犒賞三軍，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。當夜瑜登高觀望，只見西邊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『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。』瑜亦心驚。次日，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着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遙遞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礮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『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』問：『水軍都督是誰？』左右曰：『蔡瑁、張允。』瑜思曰：『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』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周瑜偷看吾寨。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教收起礮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，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操問衆將曰：『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，今又被他深窺吾寨，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』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『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』曹操

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見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『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』幹曰：『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成功。』操問：『要將何物去？』幹曰：『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』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徑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『故人蔣幹相訪。』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『說客至矣。』遂與衆將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衆將應命而去。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。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『公瑾別來無恙？』瑜曰：『子翼良苦。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』幹愕然曰：『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』瑜笑曰：『吾雖不及師曠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』幹曰：『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』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『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』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卽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；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；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



衆官曰：『此吾同窗契友也。雖從江北到此，却不是曹家說客。公等勿疑。』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『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卽斬之。』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『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』說罷，大笑暢飲。座上觥籌交錯。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『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』幹曰：『真熊虎之士也。』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如山積。瑜曰：『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』幹曰：『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』瑜佯醉大笑曰：『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』幹曰：『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』瑜執幹手曰：『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。假使蘇秦、張儀、陸賈、鄭生復出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？』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；因指諸將曰：『此皆江東之英傑。今日此會，可名「羣英會」。』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。

●

蘇秦、張儀是戰國時代人，陸賈、鄭生是西漢人，都是能言善辯的說客謀士。

作歌。歌曰：

丈夫處世今立功名，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；吾將醉兮發狂吟！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辭曰：『不勝酒力矣。』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『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』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着，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。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着一卷文書，乃起牀偷視之，却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『蔡瑁張允謹封』。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

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

幹思曰：『原來蔡瑁、張允結連東吳！……』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牀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『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』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『子翼，且住！……教你看

曹賊之首！……及幹問之，瑜又睡着。幹伏於牀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，喚曰：『都督醒否？』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『牀上睡着何人？』答曰：『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却？』瑜懊悔曰：『吾平日未嘗飲醉；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』那人曰：『江北有人到此。』瑜喝：『低聲！』便喚：『子翼。』蔣幹只妝睡着。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『張、蔡二都督道：「急切不得下手。」』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『子翼』。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『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明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。』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。瑜却睡着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徑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『先生那裏去？』幹曰：『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』軍士亦不阻擋。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『子翼幹事若何？』幹曰：『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』操怒曰：『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』幹曰：『雖不能說周瑜，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』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『二賊如此無禮耶！』即使喚蔡瑁、張允到帳下。操曰：『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』瑁曰：『軍尚未曾

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』操怒曰：『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』蔡、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。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，操方省悟曰：『吾中計矣！』衆將見殺了張、蔡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知中計，却不肯認錯，乃謂衆將曰：『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』衆皆嗟呀不已。操於衆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、張二人之職。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『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剿除，吾無憂矣。』肅曰：『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？』瑜曰：『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』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』

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『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』孔明曰：『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』肅曰：『何喜？』孔明曰：『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』肅得魯肅失色問曰：『先生何由知之？』孔明曰：『這條計只好弄蔣幹。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則這兩個手

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。恐公瑾心懷妬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」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！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却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次日，聚衆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。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完辦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？」願納軍令狀。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

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』飲了數杯，辭去。魯肅曰：『此人莫非詐乎？』瑜曰：『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却來回報。』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『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』肅曰：『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』孔明曰：『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為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；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』肅允諾，却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；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『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。』

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。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『公召我來何意？』孔明曰：『特請

子敬同往取箭。』肅曰：『何處去取？』孔明曰：『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』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而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『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笑曰：『吾料曹操於重霧中，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』

却說曹操寨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『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』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各帶弓弩手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。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吊回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『謝丞相箭！』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。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

用奇謀孔明借箭



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『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却不甚便？』肅曰：『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』孔明曰：『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理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是要殺我；我命係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？』魯肅拜服。

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萬餘枝。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『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』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『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』孔明曰：『說謊小計，何足為奇？』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『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』孔明曰：『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』瑜曰：『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其嚴整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。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』孔明曰：『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』瑜大

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却送與孔明。孔明亦暗寫了。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『火』字，孔明掌中亦一『火』字。瑜曰：『既我兩人所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泄。』孔明曰：『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儘行之可也。』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，心中氣悶。荀攸進計曰：『江東有周瑜、諸葛亮二人用計，急切難破；可差人去東吳詐降，為奸細內應，以通消息，方可圖也。』操曰：『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？』攸曰：『蔡瑁被誅，蔡氏宗族，皆在軍中。瑁之族弟蔡中、蔡和現為副將。丞相可以恩結之，差往詐降東吳，必不見疑。』操從之，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：『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，去東吳詐降。但有動靜，使人密報。事成之後，重加封賞。休懷二心。』二人曰：『吾等妻子俱在荊州，安敢懷二心？丞相勿疑。某二人必取周瑜、諸葛亮之首，獻於麾下。』操厚賞之。次日，二人帶五百軍士，駕船數隻，順風望着南岸來。

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，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，稱是蔡瑁之弟蔡

和、蔡中特來投降。瑜喚入。二人哭拜曰：『吾兄無罪，被操賊所殺。吾二人欲報兄仇，特來投降。望賜收錄，願為前部。』瑜大喜，重賞二人，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。二人拜謝，以為中計。瑜密喚甘寧分付曰：『此二人不帶家小，非真投降，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。吾今欲將計就計，教他通報消息。汝可慇懃相待，就裏隄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殺他兩個祭旗。汝切須小心，不可有誤。』甘寧領命而去。魯肅入見周瑜曰：『蔡中、蔡和之降，多應是詐，不可收用。』瑜叱曰：『彼因曹操殺其兄，欲報仇而來降，何詐之有？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？』肅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。孔明笑而不言。肅曰：『孔明何故哂笑？』孔明曰：『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。大江隔遠，細作極難往來。操使蔡中、蔡和詐降，竊探我軍中事，公瑾將計就計，正要他通報消息。兵不厭詐，公瑾之謀是也。』肅方纔省悟。

却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。瑜曰：『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。』蓋曰：『彼衆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』瑜曰：『誰教公獻此計？』蓋曰：『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』瑜曰：『吾

正欲如此，故留蔡中、蔡和詐降之人，以通消息，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。』蓋曰：『某願行此計。』瑜曰：『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』蓋曰：『某受孫氏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怨悔。』瑜拜而謝之曰：『君若肯行此苦肉計，則江東之萬幸也。』蓋曰：『某死亦無怨。』遂謝而出。次日，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。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『操引百萬之衆，連絡三百餘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，準備禦敵。』言未訖，黃蓋進曰：『莫說三個月，便支三十個月糧草，也不濟事。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；若是這個月破不破的，只可依張子布之言，棄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。』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：『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必斬！今兩軍相敵之際，汝敢出此言，慢我軍心，不斬汝首，難以服衆！』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。黃蓋亦怒曰：『吾自隨破虜將軍，縱橫東南，已歷三世，那有你來！』瑜大怒，喝令速斬。甘寧進前告曰：『公覆乃東吳舊臣，望寬恕之。』瑜喝曰：『汝何敢多言，亂吾法度！』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。衆官皆跪告曰：『黃蓋罪固當誅，但於軍不利。望都督寬恕，權且記罪。』

● 張子布就是張昭，他是東吳主張投降的人物。

破曹之後，斬亦未遲。』瑜怒未息。衆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『若不看衆官面皮，決須斬首！今且免死！』命左右拖翻，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。衆官又告免。瑜推翻案桌，叱退衆官，喝教行杖。將黃蓋剝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衆官又復苦苦求免。瑜躍起指蓋曰：『汝敢小覷我耶！且記下五十棍！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罰！』恨聲不絕而入帳中。衆官扶起黃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扶歸本寨，昏絕幾次。動問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魯肅也往看問了，來至孔明船中，謂孔明曰：『今日公瑾怒責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顏苦諫。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觀，不發一語？』孔明笑曰：『子敬欺我！』肅曰：『肅與先生渡江以來，未嘗一事相欺，今何出此言？』孔明曰：『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，乃其計耶？』如何要我勸他？』肅方悟。孔明曰：『不用苦肉計，何能瞞過曹操？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，却教蔡中、蔡和報知其事矣。子敬見公瑾時，切勿言亮先知其事，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。』肅辭去，入帳見周瑜。瑜邀入帳後。肅曰：『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？』瑜曰：『諸將怨否？』肅曰：『多有心中不安者。』瑜曰：『孔明之意若何？』肅曰：『他也埋怨都督感情薄。』瑜笑曰：

『今番須瞞過他也。』肅曰：『何謂也？』瑜曰：『今日痛打黃蓋，乃計也。吾欲令他詐降，先須用苦肉計，瞞過曹操，就中用火攻之，可以取勝。』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，却不敢明言。

且說黃蓋臥於帳中，諸將皆來動問。蓋不言語，但長吁而已。忽報參謀闕澤來問，蓋令請入臥內，叱退左右。闕澤曰：『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？』蓋曰：『非也。』澤曰：『然則公之受責，莫非苦肉計乎？』蓋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澤曰：『某觀公瑾舉動，已料着八九分。』蓋曰：『某受吳侯三世厚恩，無以為報，故獻此計，以破曹操。吾雖受苦，亦無所恨。吾遍觀軍中，無一人可為心腹者。唯公素有忠義之心，敢以心腹相告。』澤曰：『公之告我，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。』蓋曰：『實有此意。未知肯否？』闕澤欣然領諾。

却說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貧好學，與人傭工，嘗借人書來看。看過一遍，便不遺忘。口才辯給，少有膽氣。孫權召為參謀，與黃蓋最相善。蓋知其能言有膽，故欲使獻詐降書。澤欣然應諾曰：『大丈夫處世，不能立功建業，不幾與草木同腐乎？公既捐軀報主，澤又何惜微生？』黃蓋滾下牀

來，拜而謝之。澤曰：『事不可緩，即今便行。』蓋曰：『書已修下了。』澤領了書，只就當夜扮作漁翁，駕小舟，望北岸而行。是夜寒星滿天，三更時候，早到曹軍水寨。巡江軍士拿住，連夜報知曹操。操曰：『莫非是奸細麼？』軍士曰：『只一漁翁，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，有機密事來見。』操便教引將入來。軍士引闕澤至，只見帳上燈燭輝煌。曹操憑几危坐，問曰：『汝既是東吳參謀，來此何幹？』澤曰：『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，今觀此問，甚不相合。——黃公覆，汝又錯尋思了也！』操曰：『吾與東吳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問？』澤曰：『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，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，無端毒打，不勝忿恨。因欲投降丞相，為報讎之計，特謀之於我。我與公覆，情同骨肉，徑來為獻密書。未知丞相肯容納否？』操曰：『書在何處？』闕澤取書呈上。操拆書，就燈下觀看。書略曰：

蓋受孫氏厚恩，本不當懷二心。然以今日事勢論之：用江東六郡之卒，當中國百萬之師，衆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吳將吏，無論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懷淺識。自負其能，輒欲以卵敵石；兼之擅作威福，無罪受刑，有功不賞。蓋係舊臣，無端為所推辱，心實恨

之。伏聞丞相，誠心待物，虛懷納士，蓋願率衆歸降，以圖建功雪恥。糧草車仗，隨船獻納。泣血拜白，萬勿見疑。

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，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：『黃蓋用苦肉計，令汝下詐降書，就中取事，却敢來戲侮我耶！』便教左右推出斬之。左右將關澤簇下。澤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操教牽回，叱曰：『吾已識破奸計，汝何故哂笑？』澤曰：『吾不笑你。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。』操曰：『何不識人？』澤曰：『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』操曰：『吾自幼熟讀兵書，深知奸偽之道。汝這條計，只好瞞別人，如何瞞得我！』澤曰：『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？』操曰：『我說出你那破綻，教你死而無怨！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，如何不明約幾時？如今你有何理說？』關澤聽罷，大笑曰：『虧汝不惶恐，敢自誇熟讀兵書！還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倘若交戰，必被周瑜擒矣！無學之輩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』操曰：『何謂我無學？』澤曰：『汝不識機謀，不明道理，豈非無學？』操曰：『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？』澤曰：『汝無待賢之禮，吾何必言？但有死而已。』操曰：『汝若說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』澤曰：『豈不聞「背主作竊，不可定期」？倘今約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』



手，這裏反來接應，事必泄漏。但可覷便而行，豈可預期相訂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殺好人，真無學之輩也！」操聞言，改容下席而謝曰：「某見事不明，誤犯尊威，幸勿掛懷。」澤曰：「吾與黃公覆，傾心投降，如嬰兒之望父母，豈有詐乎？」操大喜曰：「若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諸人之上。」澤曰：「某等非為爵祿而來，實應天順人耳。」操取酒待之。少頃，有人入帳，於操耳邊私語。操曰：「將書來看。」其人以密書呈上。操觀之，顏色頗喜。闕澤暗思：「此必蔡中、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，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。」操曰：「煩先生再回江東，與黃公覆約定，先通消息過江，吾以兵接應。」澤曰：「某已離江東，不可復還。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。」操曰：「若他人去，事恐泄漏。」澤再三推辭，良久，乃曰：「若去則不可久停，便當行矣。」操賜以金帛，澤不受，辭別出營，再駕扁舟，重回江東，來見黃蓋，細說前事。蓋曰：「非公能辯，則蓋徒受苦矣。」澤曰：「吾今去甘寧寨中，探蔡中、蔡和消息。」蓋曰：「甚善。」澤至寧寨，寧接入。澤曰：「將軍昨為救黃公覆，被周公瑾所辱，吾甚不平。」寧笑而不答。正話間，蔡和、蔡中至。澤以目送甘寧，寧會意，乃曰：「周公瑾只自

恃其能，全不以我等為念。我今被辱，羞見江左諸人！」說罷，咬牙切齒，拍案大叫。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。寧低頭不言，長歎數聲。蔡和、蔡中見澤，寧皆有反意，以言挑之曰：「將軍何故煩惱？先生有何不平？」澤曰：「吾等腹中之苦，汝豈知耶？」蔡和曰：「莫非欲背吳投曹耶？」關澤失色。甘寧拔劍而起曰：「吾事已為窺破，不可不殺之以滅口！」蔡和、蔡中慌曰：「二公勿憂，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。」寧曰：「可速言之。」蔡和曰：「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。二公若有歸順之心，吾當引進。」寧曰：「汝言果真乎？」二人齊聲曰：「安敢相欺？」寧佯喜曰：「若如此，是天賜其便也！」二蔡曰：「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，吾已報知丞相矣。」澤曰：「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，今特來見興霸，相約同降耳。」寧曰：「大丈夫既遇明主，自當傾心相投。」於是四人共飲，同論心事。二蔡即時寫書，密報曹操，說甘寧與某同為內應。關澤另自修書，遣人密報曹操。書中具言黃蓋欲來，未得其便；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，即是也。

却說曹操連得二書，心中疑惑不定，聚眾謀士商議曰：「江左甘寧，被周瑜所辱，願為內應；黃蓋受責，令關澤來納降，俱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」

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」蔣幹進曰：『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實信，回報丞相。』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徑到江南水寨邊，便使人傳報。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『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』遂囑付魯肅：請龐士元來，為我如此如此。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。魯肅曾薦之於周瑜，統未及往見。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：『破曹當用何策？』統密謂肅曰：『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着火，餘船四散，除非獻「連環計」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』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『為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』肅曰：『只怕曹操奸猾，如何去得？』周瑜沈吟未決。正尋思沒個機會，忽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，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『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？』蔣幹笑曰：『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』瑜曰：『汝要說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！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同榻，你却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、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無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

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待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泄漏。』便教左右：『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江未遲。』蔣幹再欲開言，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在庵內，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庵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。信步尋去，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挂劍燈前，誦孫、吳兵書。幹思此必異人也，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『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。』幹曰：『莫非鳳雛先生否？』統曰：『然也。』幹喜曰：『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』答曰：『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』幹曰：『吾蔣幹也。』統乃邀入草庵，共坐談心。幹曰：『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』統曰：『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卽今便當一行。如遲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』於是與幹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既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『周

● 孫是孫武，吳是吳起，都是戰國時候的軍事家，很會用兵作戰，著有兵書。

瑜年幼，恃才欺衆，不用良謀。操久聞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顧，乞不吝教誨。  
統曰：『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，今願一覩軍容。』操教備馬，先邀統同觀旱  
 寨。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。統曰：『傍山依林，前後顧盼，出入有門，進退  
 曲折，雖孫、吳再生，穰苴復出，亦不過此矣。』操曰：『先生勿得過譽，  
 尚望指教。』於是又與同觀水寨。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，皆有艨艟戰艦，列  
 為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。統笑曰：『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  
 虛傳！』因指江南而言曰：『周郎！周郎！期必亡！』操大喜回寨，請入  
 帳中，置酒共飲，同說兵機。統高談雄辯，應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慇懃相待。  
統佯醉曰：『敢問軍中有良醫否？』操問何用。統曰：『水軍多疾，須用良  
 醫治之。』時操軍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嘔吐之疾，多有死者。操正慮此事，忽  
 聞統言，如何不問？統曰：『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』操再  
 三請問。統曰：『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軍，並無疾病，安穩成功。』操大喜，  
 請問妙策。統曰：『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風浪不息。北兵不慣乘舟，受此  
 顛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為一排，或五十為一排，

穰苴，春秋時齊國人，姓田，官大司馬，很會用兵，又名司馬穰苴。

首尾用鐵環連鎖，上鋪闊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馬亦可走矣。乘此而行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，復何懼哉？」曹操下席而謝曰：「非先生良謀，安能破東吳耶？」統曰：「愚淺之見，丞相自裁之。」操卽時傳令，喚軍中鐵匠，連夜打造連環大釘，鎖住船隻。諸軍聞之，俱各喜悅。龐統又謂操曰：「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憑三寸舌，為丞相說之，使皆來降。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為三公之列。」統曰：「某非為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」丞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」操曰：「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？」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操曰：「先生家屬，見居何處？」統曰：「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」操命寫榜，僉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「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」操然之。統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「你好大膽！黃蓋用苦肉計，闕澤下詐降書，你又來獻連環計，只恐燒不盡絕！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，只好瞞曹操，也須瞞我不得！」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却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；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「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」庶笑曰：「此

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」統曰：『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』庶曰：『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』統笑曰：『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？』庶曰：『願先生賜教。』統去徐庶耳邊，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却徐庶下船，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『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、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』操大驚，急聚衆謀士商議曰：『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、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』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『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』操喜曰：『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。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馬步軍，命臧霸為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』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

次日，水軍都督毛玠、于禁詣帳下，請曰：『大小船隻，俱已配搭連鎖

傳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，請丞相調遣，尅日進兵。』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。水軍中央黃旗毛玠、于禁，前軍紅旗張郃，後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。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後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使，夏侯惇、曹洪，護衛往來監戰使，許褚、張遼。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鎗使刀，前後左右，各軍旗幟不離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訓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為必勝之法；教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謂衆謀士曰：『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』程昱曰：『船皆連鎖，固是平穩；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。不可不防。』操大笑曰：『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却還有見不到處。』荀攸曰：『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』操曰：『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



之時，吾早已隄備矣。』諸將皆拜伏曰：『丞相高見，衆人不及。』操顧諸將曰：『青、徐、燕、代之衆，不慣乘舟。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？』只見班部中，二將挺身出曰：『小將雖幽、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隻，直至北江口，奪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』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曰：『汝等皆生長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』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。』焦觸、張南大叫曰：『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。』操曰：『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。只恐未便接戰。』觸曰：『若用大船，何足為奇？乞付小舟二十餘隻。』某與張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斬將而還。』操曰：『吾與汝二十隻船，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鎗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為之勢。』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。』焦觸、張南欣喜而退。次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。船皆出寨，分布水面。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、張南領哨船二十隻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

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，遙望曹操訓練水軍，探事人報知周瑜。

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又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衝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。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『某當權為先鋒破敵。』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禦，不可輕動。韓當、周泰各引哨船五隻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却說焦觸、張南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胸披掩心，手執長鎗，立於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。當用牌遮隔。焦觸撫長鎗與韓當交鋒，當手起一鎗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。隔斜裏周泰船出。張南挺鎗立於船頭，兩邊弓矢亂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。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於水中，亂殺駕舟軍士。衆船飛棹急回。韓當、周泰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廝殺。

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朦朧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；回看文聘與韓當、周泰相持。韓當、周泰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而走。韓、周二人，急催船追趕。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颺，令衆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

寨。瑜顧謂衆將曰：『江北戰船，如蘆葦之密；操又多謀；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』衆未及對，忽見曹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『此不祥之兆也！』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却早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，相顧曰：『江北百萬之衆，虎踞鯨吞，不料都督如此。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』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猝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『公以爲何如？』肅曰：『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』孔明笑曰：『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』肅曰：『誠如此，則國家萬幸！』卽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蒙頭而臥。肅曰：『都督病勢若何？』周瑜曰：『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』肅曰：『曾服何藥餌？』瑜曰：『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』肅曰：『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見在帳外，煩來醫治，如何？』瑜命請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於牀上。孔明曰：『連日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？』瑜曰：『「人有旦夕禍福」，豈能自保？』孔明笑曰：

「『天有不測風雲』，人又豈能料乎？」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『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』瑜曰：『然。』孔明曰：『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』瑜曰：『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』孔明曰：『須先理其氣；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』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『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』孔明笑曰：『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』瑜曰：『願先生賜教。』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

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

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『此都督病源也。』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『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』乃笑曰：『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』孔明曰：『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七星壇。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幡圍繞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』瑜曰：『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』孔明曰：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』瑜聞言大喜，矍然而起，

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；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曰：『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』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『不許擅離方位。不許交頭接耳。不許失口亂言。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。』衆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，却並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船頭密布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，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、關澤、鄒、盤、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周瑜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泄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『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』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

士：『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』衆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『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』肅曰：『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』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幡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帶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瑜駭然曰：『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却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』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『各帶一百人。』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。休問長短，拿住諸葛亮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』二將領命，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，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，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。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。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。答曰：『恰纔下壇去了。』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『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，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。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』丁奉、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，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。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：『軍師休去！』



七星壇諸葛祭風

都督有請！』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：『上覆都督，好好用兵。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』徐盛曰：『請暫少住，有緊話說。』孔明曰：『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。』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於船尾大叫曰：『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。教你知我手段！』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下落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：『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』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『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』魯肅曰：『且待破曹之後，却再圖之。』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：『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。深入軍中，舉火為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』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『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放火為號。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



應兵到。』這兩隊兵最遠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操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起火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，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。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。却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：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、丁奉為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關澤及眾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為先鋒，直抵蘄，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為後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，南屏山舉旗號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却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眾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，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『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隄防。』操笑曰：『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為怪？』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

黃蓋密書。操急喚入。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『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三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卽糧船也。』操大喜，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。和叫無罪。瑜曰：『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』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『汝家閹澤、甘寧亦曾與謀！』瑜曰：『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』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『先鋒黃蓋』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為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『江南隱隱一簇帆慢，使風而來。』操凭高望之。報稱：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大書先鋒黃蓋名字。操笑曰：『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』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『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』操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程昱曰：『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

船，輕而且浮，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」衆軍齊喝：「快下了篷！」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，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焰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；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脚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，已自着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」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着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裏聽得弓弦響，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



三江口周郎縱火

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』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『公義救我！』當曰：『此黃公覆也！』急救救起。見黃蓋負箭着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為脫去濕衣，用刀剗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却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、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、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着鎗中箭，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

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、董襲分頭放火吶喊。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着。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『只有烏林，地面空闊可走。』操徑奔烏林。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：『曹賊休走！』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

蒙。却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：『凌統在此！』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：『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』彼此混戰一場，一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、張顗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；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轉動，恰好接着曹操。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着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馬延、張顗二將，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。為首一將，大呼曰：『吾乃東吳甘興霸也！』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。張顗挺鎗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顗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操此時只望合肥有兵救應，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為號；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『此是何處？』左右曰：『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』操見樹木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『丞相何故大笑？』操曰：『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，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』

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動，火光冲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裏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『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』操叫徐晃、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煙突火而去。子龍不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。曹操得脫。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尚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濕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却是李典、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。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『前面是那裏地面？』人報：『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』操問：『那裏投南郡、江陵去近？』軍士稟曰：『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』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飢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困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鑼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。盡皆脫去濕衣，於風頭吹晒。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操坐於疎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衆官問曰：『適來丞相笑周瑜，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，如今為何又笑？』操曰：『吾笑諸葛亮，周瑜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，也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，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』

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』正說間，前軍後軍一齊發喊。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，一軍擺開，爲首乃燕人張翼德，橫矛立馬，大叫：『操賊走那裏去！』諸軍衆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膽寒。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。張遼、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撥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遙遡奔逃，追兵漸遠，回顧衆將多已帶傷。正行間，軍士稟曰：『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？』操問：『那條路近？』軍士曰：『大路稍平，却遠五十餘里；小路投華容道，却近五十餘里。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行。』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『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；大路並無動靜。』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『烽煙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』操曰：『豈不聞兵書有云：「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」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於山僻燒煙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却伏兵於大路等着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』諸將皆曰：『丞相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』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飢倒，馬盡困乏。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濕透，個個不全。軍器旗旛，紛紛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



騎得禿馬，鞍轡衣服，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。回報曰：『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』操大怒，叱曰：『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』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擔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，務要即時行動；如違令者斬。衆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、許褚、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『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』三停人馬，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。操催速行。衆將曰：『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』操曰：『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』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衆將問：『丞相何又大笑？』操曰：『人皆言周瑜、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』言未畢，一聲礮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為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



關雲長義釋曹操

『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！』衆將曰：『人縱然不怕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』程昱曰：『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；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舊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』操從其說，即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『將軍別來無恙？』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『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』操曰：『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。』雲長曰：『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危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』操曰：『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以信義為重。將軍深明春秋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』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

① 當初劉備兵敗，關羽曾陷在曹營，受到曹操的優待，他因此替曹操斬了袁紹的大將顏良、文醜。後來探得劉備消息，便衝過五關斬殺六將而去。

② 庾公之斯、子濯孺子都是春秋時候人，庾公之斯很會射箭，他的老師是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的老師是子濯孺子。在一次戰役中，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，子濯孺子生了病，不能應戰，庾公之斯不忍射死他，便把他放走了。

馬頭勒回，謂衆軍曰：『四散擺開。』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衆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。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；長歎一聲，並皆放去。



# 火燒赤壁

羅貫中著

\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河胡同73號)

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號

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\*

20 開本787×1092純 1/46

頁 1 2/23 字數24,000

文學出版社出版 已印160,000冊

新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37,000

統一書號: T10008·103

定價: (5)九分

7.46  
2  
99.6)=2